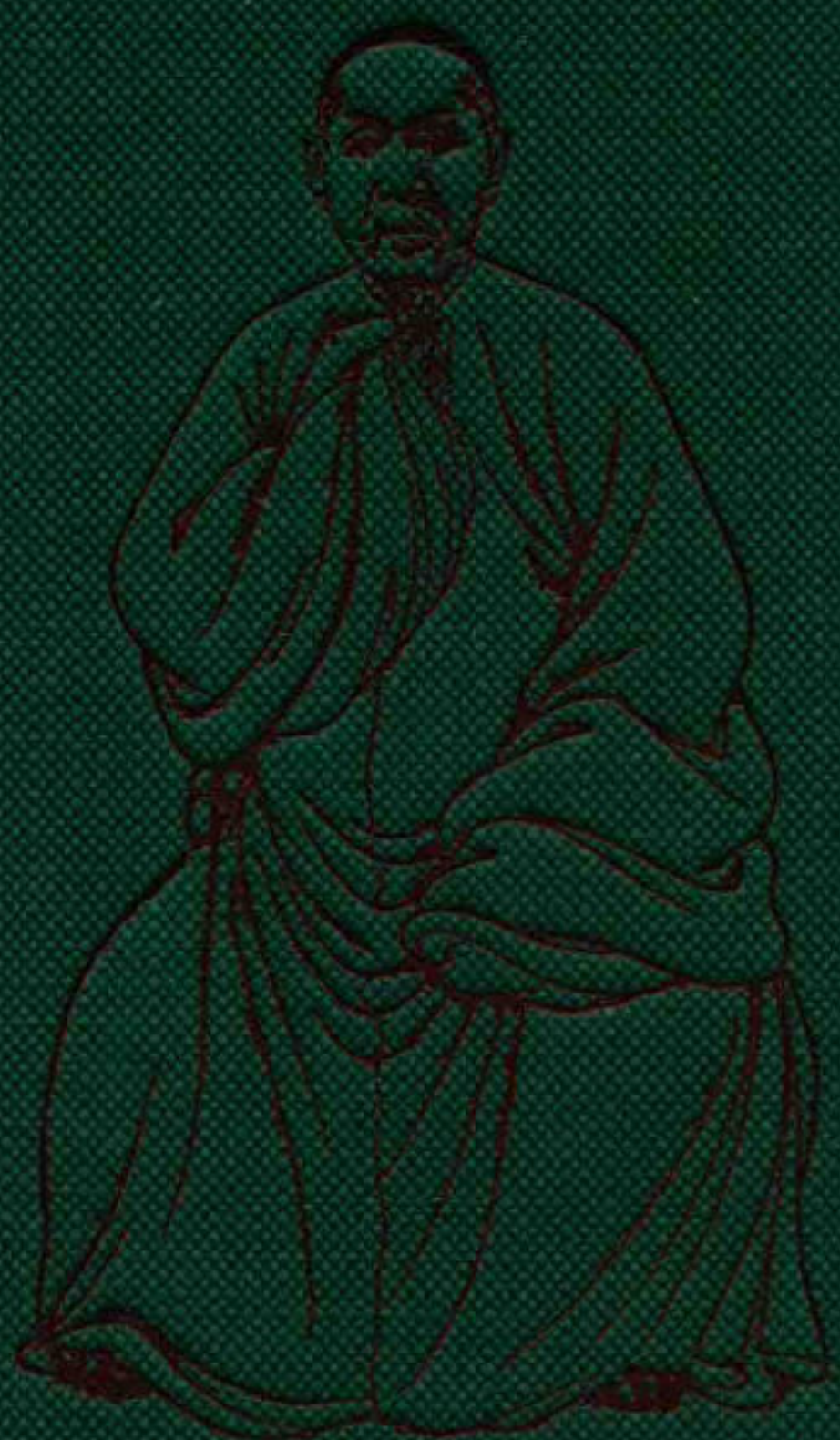


林 行

譯文全集 1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

林 行

譯文全集 1

 上海書店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林紓譯文全集：全47冊 /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. --

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8.3

ISBN 978-7-5458-1614-3

I. ①林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林紓(1852~1924) -

譯文 - 文集 ②世界文學 - 作品綜合集 IV. ①I11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8)第029340號

責任編輯 曹勇慶 楊何林

封面設計 汪 昊 吳光前

林紓譯文全集(全47冊)

上海書店出版社 編

出 版 上海書店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)

發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中心

印 刷 虎彩印藝股份有限公司

經 銷 北京天下好圖書發行有限公司

開 本 720 × 1000 1/16

印 張 1869.875

字 數 26100千字
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614-3 / I · 423

定 價 29800.00圓

出版說明

林紓（一八五二—一九二四），字琴南，號畏廬，別署冷紅生，福建閩縣（今福州）人，近代著名文學家、翻譯家、書畫家，桐城派代表人物。他花費二十餘年，與友人王壽昌、魏易、王慶骥、王慶通等合作，借助他人口譯，以文言翻譯世界名著小說百餘種，成為中國近代翻譯事業的先驅人物。林氏譯作數量眾多，影響深遠，與嚴復的《嚴譯名著》、分庭抗禮，被世人稱作「林譯小說」。晚清民初，林譯小說成為風靡知識階層的暢銷讀物，如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等作品一經出版，便轟動一時。林紓在中國文學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，發揮了重要作用，通過其譯筆，莎士比亞、狄更斯、易卜生、托爾斯泰等眾多名人名著開始進入國人的閱讀視野，外國文學的觀念和技法也逐漸被國人接受，無論是舊派文人（如蘇曼殊、周瘦鵬、何海鳴、鄭逸梅等），還是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家（如魯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郭沫若、冰心、錢鍾書等），都曾受到林譯小說的影響。

《林紓譯文全集》收錄林譯作品共計一百七十九種，曾以小說單行本出版的有一百四十一種，未刊手稿《秋池劍》一種，其餘三十七種分別初刊於《小說月報》《小說世界》《小說海》《中華》《普通學報》《東方雜誌》《震旦》《庸言》等期刊。儘管受限於一些因素，未臻十足完備，但總體上是目前對林紓存世譯文較為完整的搜集、整理與

進化論的觀點闡釋小說的本體與審美心理，表現出與「載道」、「勸善懲惡」等傳統思想不同的新觀念。

一八九九年一月二日，梁啟超在《清議報》創刊號上，發表《譯印政治小說序》，認為：「在昔歐洲各國變更之始，其魁儒碩學，仁人志士，往往以其自身之經歷，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，一寄之於小說。……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。」同時呼籲：「採外國名儒所轉述，而有關中國時局者，次第譯之。」林紓曾多次在中譯本的序、跋和例言中也表達了相關的思想觀點：「今當變政之始而吾書適成，人人既蠲棄故紙，勤求新學，則吾書雖俚淺，亦足為振作志氣，愛國保種之一助。」（《黑奴籲天論》跋，一九〇一年）他曾說：「紓年已老，報國無日，故日為叫旦之雞，冀吾同胞警醒，但於小說序中摭其胸臆，非敢妄肆嚶吠，尚祈鑒我血誠。」（《不如歸》序，一九〇八年）

一、與嚴復成為兩大家

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林紓致汪康年函，說：「初六日得滬上所發初三日手函，述《茶花女遺事》排印之由，……年底歸閩，擬同魏季渚再翻外國史略或政書一節，成時當奉商也。聞張菊生頗稱吾書，此君品學皆高，恨未之見，恨甚。」張元濟於一八九九年四至五月之間，入南洋公學譯書院任事，擔任總校兼代辦院事，當時便已注意到林紓、王壽昌合譯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。

一九〇二年二月五日，嚴復致信張元濟：「林君（林紓）最配足下，雖相與未必甚稔，然察其用情，骨肉不啻。足下何以得此於林君哉？」當年始與嚴復之侄嚴培南（字君潛）及其子嚴璩（字伯玉）合譯伊索原著《伊索寓言》，隔年六月至七月，在嚴復的推薦下交給張元濟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第四版，林紓與他遂成為該館兩大翻譯王牌。林紓後在《蠻荒誌異·跋》中也流露出對「張菊生先生為我政之」的感激之情。

序 言

外國小說翻譯先驅：林紓

吳興文

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為商務印書館一百二十周年慶，北京商務印書館特別複印小仲馬著、林紓譯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，以饗讀者。林紓翻譯的動機有兩種說法：其一，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年）夏，林紓喪妻，「勞然寡歡」，好友王壽昌對他說：「吾請與子譯一書，子可以破岑寂；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中國，不勝於蹙額對座耶！」其二，「魏季渚（瀚）主馬江船政工程處，與畏廬狎，一日告以法國小說甚佳，欲使譯之，畏廬謝不能。再三強，乃曰：『須請我游石鼓山乃可。』」季渚慨諾，買舟載王子仁（壽昌）同往，強使口授《茶花女》，……書出而眾嘩悅，林亦欣欣。喪妻寡歡是此事的動機，在魏翰推薦，帶動王壽昌口譯下，此書於光緒二十五年二月，由魏瀚出資，請福州名手吳玉田雕成後刊刻，在福州以「畏廬藏板」印行，題「冷紅生（林紓）、曉齋主人（王壽昌）譯」。

同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二日間，嚴復、夏曾佑等人在天津《國聞周報》，分六次連載《本館附印說部緣起》，譯印小說「宗旨所存，則在乎民開化」。強調小說「人人之深，行世之遠」，並提出小說是表現人類的「公性情」，「一曰英雄，一曰男女」，「非有英雄之性，不能爭存；非有男女之性，不能傳種」，高度推崇小說，又以人性、

進化論的觀點闡釋小說的本體與審美心理，表現出與「載道」、「勸善懲惡」等傳統思想不同的新觀念。

一八九九年一月二日，梁啟超在《清議報》創刊號上，發表《譯印政治小說序》，認為：「在昔歐洲各國變更之始，其魁儒碩學，仁人志士，往往以其自身之經歷，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，一寄之於小說。……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。」同時呼籲：「採外國名儒所轉述，而有關於中國時局者，次第譯之。」林紓曾多次在中譯本的序、跋和例言中也表達了相關的思想觀點：「今當變政之始而吾書適成，人人既蠲棄故紙，勤求新學，則吾書雖俚淺，亦足為振作志氣，愛國保種之一助。」（《黑奴籲天論》跋，一九〇一年）他曾說：「紓年已老，報國無日，故日為叫旦之雞，冀吾同胞警醒，但於小說序中摭其胸臆，非敢妄肆嘵吠，尚祈鑒我血誠。」（《不如歸》序，一九〇八年）

一、與嚴復成為兩大名

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五日林紓致汪康年函，說：「初六日得滬上所發初三日手函，述《茶花女遺事》排印之由，……年底歸閩，擬同魏季渚再翻外國史略或政書一節，成時當奉商也。聞張菊生頗稱吾書，此君品學皆高，恨未之見，恨甚。」張元濟於一八九九年四至五月之間，入南洋公學譯書院任事，擔任總校兼代辦院事，當時便已注意到林紓、王壽昌合譯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。

一九〇二年二月五日，嚴復致信張元濟：「林君（林紓）最配足下，雖相與未必甚稔，然察其用情，骨肉不啻。足下何以得此於林君哉？」當年始與嚴復之侄嚴培南（字君潛）及其子嚴璩（字伯玉）合譯伊索原著《伊索寓言》，隔年六月至七月，在嚴復的推薦下交給張元濟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第四版，林紓與他遂成為該館兩大翻譯王牌。林紓後在《蠻荒誌異·跋》中也流露出對「張菊生先生為我政之」的感激之情。

一九〇三年張元濟擔任商務印書館第一任編譯所所長後，該館在刊發《綉像小說》之外，創辦一種專載小說翻譯的刊物《說部叢書》，出版內容其實就是以林紓翻譯為主體。《說部叢書》一至四集，共收錄林紓翻譯小說一百三十二種，隨後又將《說部叢書》中的全部及未入《說部叢書》的作品匯為《林譯叢書》。「林譯」品牌正式誕生。該館前後出版林紓的單行本著譯合計一百四十餘種，其中編入《林譯小說叢書》共一百種。

二、前期翻譯影響深遠

一九〇〇年八月，林紓與精通英文的魏易，從杭州求是書院借到美國斯士活夫人所著小說《黑奴籲天論》（今譯《湯姆叔叔的小屋》），立即動手翻譯。魏易在該書的《序》中說：「易之書塾，與先生相距咫尺，於是日就先生討論，易口述，先生筆譯，酷暑不少間，閱月而書竣，隨附剗。以示吾支那同族之人。」林紓在《例言》中說：「是書開場、伏脈、接筭、結穴，處處得古文家義法。可知中西文法，有不同而監者。譯者就其原文，易以華語，所冀有志西學者，勿遽貶西書，謂其文境不如中國也。」

林紓並在《序》中說：「累述黑奴慘狀，非巧於敘悲，亦就其原書所著錄者，觸黃種之將亡，因而愈生其悲懷耳。」於隔年十月至十一月間，以「武林魏氏藏板」木刻印行，署「林紓、魏易同譯」。該書由楊文瑩題字，共四十四章，此為林譯小說署實名之始。其及門弟子朱義胄說：「此書甚至影響清末革命思想。」該書漢譯本的出版，鼓勵有識之士的愛國思想與感情。此書後經吳芝瑛、廉泉校閱，分上、下兩冊，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由上海文明書局推出第三版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又出第四版。

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二日，周樹人往水師學堂訪周作人，帶去四部書。是日，周作人亦在《日記》中記有：「正午大哥來，帶來書四部。下午……看《包探案》、《長生術》……夜看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。」後來周作人也回憶：

魯迅自從讀了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後，一直很注意林譯小說，隨出隨買，大約有二三十種。

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，魯迅寄給周作人書刊雜誌十一冊及相片一張，其中有林琴南所譯《利俾瑟戰血餘腥記》、《滑鐵盧戰血餘腥記》、《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》等。據周作人在《魯迅與清末文壇》一文中回憶：「魯迅愛讀林琴南早期所譯的小說，特別喜愛林琴南譯的司各德描寫撒克遜民族遺民反抗諾曼人的《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》。對於他譯的小說，買來看過之後還拿到訂書店去，改裝成硬紙板書面。」

司各德《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》一書，此書不僅先後編入《說部叢書》和《林譯小說叢書》，後來還由當時在商務當編輯的沈雁冰加以校訂注釋，於一九二四年作為「新制中學國語科補充讀物」出版，一九三一年又收入《萬有文庫》第一集；一九四七年又作為「新中學文庫」，在林譯小說中此書是版次、印刷量最大的一種。

同年十一月，與魏易合譯英國蘭姆姊弟據莎士比亞劇改寫《英國詩人吟邊燕語》（今譯《莎士比亞故事集》），林紓稱這部書為「神怪」小說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，自署林紓。而且為每篇故事都取一個古雅的傳奇式題名。不會料到十二年後的胡適《〈英國詩人吟邊燕語〉序》還舉「英人固以新為政者也，而不廢莎士之詩」為例，證明「政教兩事，與文章無屬」，彷彿也是針對胡適的高論而發的！這個譯本和林譯的其他小說一樣，流傳很廣，影響甚大。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七日，朱希祖在《日記》中記有：「燈下閱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一冊。此書係曉齋主人自法國歸口述其事，冷紅生記之，譯筆之最佳者也。其情甚淒惋，閱竟竟激動我之至性至情而竟夜為之不懌。《茶花女》馬克臨終時之日記，亦日記中獨創一格者，纏綿悱惻，令人不忍卒讀。」一九〇九年六月十二日《日記》中記載：「點勘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譯本，深入無淺語，幽矯刻摯，中國小說，惟《紅樓夢》有此境耳。」

同年一月，與曾宗輦合譯英國達孚小說《魯賓遜飄流記》，二卷二冊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，自署林紓，標「冒險小說」。三月至四月間，兩人又合譯《魯賓遜飄流續記》由商務印書館印行，自署林紓。《序》中林紓闡釋翻譯小說要忠實原著的觀點：「譯書非著書比也，著作之家，可以抒吾所見，乘虛逐微，靡所不可；若譯書，則述其已成

之事迹，焉能參以己見？」

五月至六月間，與魏易合譯英國斯威佛特《海外軒渠錄》（今譯《格列佛遊記》），一卷一冊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署「狂生斯威佛特著，林紓、魏易合譯」。（此書卷首注口譯者為曾宗輦，版權頁又云係魏易。施蟄存認為魏易為口授之人，林、曾分任筆譯之人。）書前有林紓所作序及《譯餘剩語》。林譯此書為首次全譯本。「渠軒」語出宋人黃朝英撰《靖康細素雜記》：「蓋軒渠者，欲舉其身體以就父母之狀」。《辭海》則釋為「形容笑貌」。在譯序中，林書寫道：「當時英國言論，固亦未能自由耳。」可見漢譯的書名強調《格列佛遊記》之諷刺色彩，點名斯威夫特的寫法是有所影射的。

是年國內各地成立「勸學所」（清末負責教育調查、籌辦興學等事務的機構）。四月二十日，學部奏定「勸學所章程」內規定開辦宣講所。隨即在七月二十九日行文規定，「查宣講所之設，所以開通民智，啟導通俗，收效甚捷。亟應一體速設。惟開辦伊始，或宣講不得其人，或有其人而所講非純正淺顯之書，易茲流弊，現由本部悉心選擇」，以供宣講。其中列書四十種，有林譯小說三種：《魯賓遜飄流記》、《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》、《黑奴籲天論》。以這些書刊作為參考教材，向一般人宣講。由此可以推想，林譯小說的流傳和影響十分廣泛。

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一日，留日學生李叔同、曾孝谷發起成立的春柳社，在日本東京上演《茶花女》，該劇係參照林紓翻譯法國小仲馬《巴黎茶花女遺事》改編。後來歐陽予倩在《自我演戲以來》中談到當時觀眾對觀看《茶花女》演出後的感想：「我當時所受的刺激最深。我在北京時（一九〇二年）曾讀過《茶花女》的譯本，這戲雖然只演第三劇一幕——亞猛的父親去訪茶花女，她忍痛離開亞猛——全部情節我都明白。當時我很驚奇，戲劇原來有這樣一個辦法！」

同年四月一日，與魏易合譯美國華盛頓·歐文小說《拊掌錄》（今譯《見聞雜記》），一卷一冊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，標「寓言小說」，自署林紓。一九二五年四月商務印書館出版校注本，題作「華盛頓·歐文著，林紓、魏

易譯，嚴既澄校注』。

六月一、二日，春柳社在日本東京本鄉公演李叔同、曾孝谷演出《黑奴籲天論》五幕劇，改編根據的是林紓譯本。該劇在日本的公演引起中外新聞媒體的關注。公演前，日本《東京朝日新聞》、《東京每日新聞》、《讀賣新聞》等報均刊登上演消息。公演後，日本報紙雜誌紛紛發表報導和評論。六月十三日，北京的《順天時報》刊登《東京留學生之演劇》，就春柳社的演出消息進行報導。

七月二十一日，與魏易合譯華盛頓·歐文小說《大食故宮餘載》（今譯《阿爾罕伯拉》），一卷一冊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標「歷史小說」，自署林紓。同時兩人並合譯《旅行述異》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標「滑稽小說」，自署林紓。他在《序》中說：「歐文者，古之振奇人也，能以滑稽之語，發為傷心之言；乍讀之，初步覺其傷心，但自以為諧妙，則歐文蓋以文章自隱矣。」

八月十五日，與魏易合譯英國却而司迭更司（今譯狄更斯）小說《滑稽外史》（今譯《尼古拉斯·尼克耳貝》），六卷六冊。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標「滑稽小說」，自署林紓。在《短評》中，林紓以狄更斯同中國古代的散文大家左丘明、司馬遷、班固、韓愈做一番對比，認為「左、馬、班、韓能寫莊容不能描蠹狀，迭更司蓋於此四子外，別開生面矣」。

郭沫若《我的童年》一書，說：「一九〇八年就讀於嘉定中學時，林紓『他在文學上的功勞，就和梁任公在文化批評上的一樣，他們都是資本革命時代的人物，而且相當是有些建樹的人物。』」林譯小說中對於我後來的文學傾向上有一個決定的影響，其次是 Scott 的 Ivanhoe，他譯成《撒克遜劫後英雄傳略》。這書後來我讀過英文，他的誤譯和省譯雖很不少，但那種浪漫主義精神他是具象地提示給我」。蘭姆 (Charles Lamb) 的 Tale from Shakespeare (《莎士比亞故事集》) 林琴南譯為《英國詩人吟邊燕語》也使郭沫若感到無比的興趣，給他很大的影響。

一九〇九年三月五日，與魏易合譯卻而司迭更司小說《冰雪因緣》（今譯《董貝父子》）。他在《序》中說：

「英文之高者，曰司各得；法文之高者，曰仲馬。吾則皆譯之矣。然司氏之文綿遞，仲氏之文疏闊，讀後無復餘味。獨迭更司先生，臨文如善弈之著子。閒閒一置，殆千旋萬繞，一至於舊著之地，則此著實先敵人，蓋於未胚胎之前已伏線矣……至於幽渺深沉之中，覺步步咸有意境可尋。嗚呼！文字至此，真足以賞心而怡神矣！」

一九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，胡適署名「適」在《競業旬報》第二十八期發表了一則讀書札記《讀〈愛國二童子傳〉》：「現在上海出了一部極好極有益的小說，叫做《愛國二童子傳》，那書真好，真可以激發國民的自治思想，實業思想，愛國思想，崇拜英雄的思想。這一部書很可以算得一部有用的書了。兄弟看那書裡面，有很多極好的話，遂和那些格言相彷彿，便抄了一些來給大家看看。兄弟的意思，這些格言，比那朱子的治家格言好得多多呢……」

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，胡適在《日記》中記有：「是日讀迭更司《冰雪因緣》六冊竟。是書敘一孝女所歷身世，極悲怨蒼涼，較之前所見《滑稽外史》、《塊肉餘生》、《耐兒傳》等書尤佳。余嘗以十絕句題《塊肉餘生》，他日有暇，當以詩題此書後也。」三日後，在《日記》中又記：「讀迭更司《賊史》一冊竟。此書敘英倫賊窟，儼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也。」

一九一一年二月十七日，吳宓在《日記》中記有：「竟午無事，晝寢半小時許。又閱《茶花女遺事》，法國著名小說家小仲馬所著也。此書纏綿悱惻，膾炙人口已久。今於丁未冬曾一讀之，顧彼時尚不大喜閱哀情之作，率意閱讀，殊負佳書，今特取而重讀之。以余所見泰西哀情之作，其中女子類皆於末路收場，能力制愛情，圖其財產之領得，並多方設計以暫時秘之謊之而求無害於其心，無沮於其事，或竟偽絕之者，以增其怒而冀其所圖之成就，己之利害生命則全置不顧。其道力偉矣。如《紅礁畫槳錄》中之毗羅亞德斯，若《紅淚影》中之阿禮斯，若《迦茵小傳》之迦茵，莫不皆然，今之《茶花女》，又見之矣。」

三、後期翻譯瑕不掩瑜

一九一二年十月，時任陸軍次長徐樹錚，在北京創辦《平報》，林紓受聘擔任該報總編撰。《平報》特為林紓開設了幾個專欄，分別是「鐵笛亭瑣記」專欄，發表其筆記故事，「諷諭新樂府」專欄，發表其諷刺時事的白話新樂府詩，「踐卓翁短篇小說」專欄，刊登其見聞專欄，均署名餐英居士；同時他還在該報的「文苑」、「譯論」、「社說」等專欄發表自己的著譯作品。由於創作、編譯等稿債過多，逐漸影響其文學翻譯的品質。

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，《小說月報》主編惲鐵樵致信錢基博：「近此公（指林紓）有《哀吹錄》四篇，售予敝報。弟以其名震俗，漫為登錄（指《小說月報》第五卷七號）。其中杜撰字不少：「翻筋斗」曰「翻滾頭」，「炊烟」曰「絲烟」。弟不自量，妄為竄易。」錢鍾書認為：「這幾句話不僅寫出林紓匆忙草率，連稿子上顯著的「杜撰字」或別字都沒有改正，而且無意中流露出刊物編者對名作家來稿常抱的典型的兩面態度。」

錢鍾書進一步指出：「他前期的譯本絕大多數有自序或旁人序，有跋，有《小引》，有《達旨》，有《例言》，有《譯餘剩語》，有《短評數則》，有自己和旁人所題的詩、詞，在譯文裡還常附加按語和評語。這種種都對原作的意義或藝術作了闡明或賞析。」「在後期譯本裡，這些點綴品或附屬品大大地減削。題詩和題詞完全絕跡；案頭語也極少出現。」基於以上的兩個原因，雖然林紓還有不少刊行於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各種雜誌上，但沒有出版單行本的譯作，我們酌情收入。然而瑕不掩瑜，不乏歐美著名作家的傑作，值得我們推薦。

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，與力樹萱合譯英國希洛小說《羅利雄風》（含序），發表於《小說月報》第四卷第一號，自署林紓。該其目錄後有林琴南先生譯言情小說《迦茵小傳》、《紅礁話槩錄》、《紅罕女郎傳》以及《玉雪留痕》的廣告。直至八月二十五日第四卷第四號登完。一九一五年一月九日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，同年八月再版。

同一時期，翻譯小說《十萬元》，原著者不詳，發表於《震旦》第三期，自署畏廬。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二日上海《大共和日報》、一九一五年六月一日《中華小說界》第二年第六期，及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七日《神州日報》

分別刊載；一九一九年七月上海偵探小說社出版單行本。

同年六月九日，與王慶驥合譯法國森彼得（今譯貝納丹·德·聖比埃爾）小說《離恨天》（今譯《保爾與維吉妮》或《保爾與薇吉妮》），一卷一冊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標『哀情小說』。有林紓的《譯餘剩語》，寫於一九一三年四月九日。錢鍾書認為林紓譯完《離恨天》（一九一三年四至五月間），算得前後兩期的界標。

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一日，與陳家麟合譯托爾斯泰小說《羅刹因果錄》，連載於《東方雜誌》十一卷第一至六號。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二日商務印書館以單行本印行。標『筆記小說』；是年十月二十五日再版。

法國巴魯薩（今譯巴爾扎克）小說《哀吹錄》，陳家麟根據英文譯本同譯，一九一四年十月至十二月發表於《小說月報》第五卷第七至十號。隔年五月十六日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。本書為陳家麟根據巴爾扎克《人間喜劇》之《哲學研究》英文本翻譯；林紓僅譯短篇小說四篇。

法國孟德斯鳩原著《魚雁挾微》（今譯《波斯人信札》），與王同驥合譯。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一七年八月發表於《東方雜誌》第十二卷九至十號，第十三卷一至四號、六至七號，及第十四卷一至八號。

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五日，與陳家麟據英文轉譯俄國托爾斯泰小說《人鬼關頭》（今譯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），連載於《小說月報》第八卷第七至十號。

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，與陳家麟合譯俄國托爾斯泰小說《恨縷情絲》，連載於《小說月報》第九卷第一至十一號。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二卷二冊。內收《波子西佛殺妻》（今譯《克萊采奏鳴曲》）和《馬莎自述生平》（今譯《家庭的幸福》）。

同年五月，與王慶通合譯法國小仲馬小說《鸚鵡緣》前編、續編、三編，每編二冊，二月出版前編、續編，五月出版三編。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自署林紓。十一月，與陳家麟合譯托爾斯泰小說《現身說法》，分上中下三冊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自署林紓。原書共一百章，為托爾斯泰的一部自傳體小說，原為三部曲《童年》、《少年》、《青

年》。內容描寫主人公尼古連卡的成長過程。

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二十五日，與王慶通合譯小仲馬小說《伊羅埋心記》，連載於《小說月報》第十一卷第一至二號。未出版單行本。同年三月，受曾任巴黎和會代表的陸徵祥之託，與閻侯葉于沅合譯法國克里孟索（今譯克列孟梭）舞台劇本《膜外風光》，由北京徵祥家刻本印行，有林紓序文一篇，作於是年夏曆二月（公曆三月至四月間）宣南煙雲樓。《序》中林紓以莊子夢與醒的哲學來解釋該劇的主旨。該劇後載於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《紫羅蘭》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九、二十二號。譯文保持劇本形式，共十五幕。

同年三月，與陳家麟合譯英國哈葛德與安德魯·朗合著小說《金梭神女再生緣》，二卷二冊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自署林紓。周作人也曾翻譯此書，題為《紅星佚史》，一九〇七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亦收入《說部叢書》，署英國羅達哈葛德、安度蘭俱著，會稽周連譯。此書周作人直接從英文翻譯。

四月二十五日，與陳家麟合譯托爾斯泰小說《樂師雅路白忒遺事》（今譯《阿爾拜特》），載《小說月報》第一卷第四號。五月二十五日，與陳家麟合譯俄國托爾斯泰小說《高加索之囚》（今譯《高加索的俘虜》），載《小說月報》第十一卷第五號，自署林紓。

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，與毛文鍾合譯法國預勾（今譯雨果）描寫法國大革命的長篇歷史小說《雙雄義死錄》。一卷一冊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自署林紓。

隔年二月，與陳家麟合譯西班牙西萬提司小說《魔俠傳》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自署林紓，二卷二冊。同年九月四日，周作人署『仲密』載《晨報副鐫》發表《魔俠傳》一文（後又刊《小說月報》第十六卷第一號），文中介紹林紓、陳家麟所譯西班牙作家西萬提司著《魔俠傳》（即《堂吉訶德》）。

美國亨利（今譯歐·亨利）小說《善良的騙子》（今譯《歐·亨利小說全集》），同譯者不詳。一九二五年一月二日至三月二十七日發表於《小說世界》周刊第九卷第一至十三期。原著共有短篇小說十四篇，林譯十三篇，一篇未譯。

四、名家綜評

張靜廬在《中國小說史大綱》（一九二〇年，泰東書局出版）第七章『歐美小說入華史』中說：『人情好奇，見異思遷，中國小說大半敘述才子佳人，千篇一律，不足以饜其好奇之欲望，由是西洋小說便有乘時勃興之機會。自林琴南譯法人小仲馬所著哀情小說《茶花女遺事》以後，開小說未有之蹊徑，打破才子佳人團圓式之結局；中國小說大受其影響，由是國人皆從事譯述。……總之，林琴南譯《茶花女遺事》以來，方引起國人譯西洋小說之興味，此為世人所公認者；不過進化如積薪，後來者居上而已。』

一九二二年三月胡適在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一文，說：『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……林紓譯小仲馬的《茶花女》用古文敘事寫情，也可以算是一種嘗試。自有古文以來，從不曾有這樣長篇文章的敘事寫情的文章。《茶花女》的成績，遂替古文開闢一種殖民地。……能讀原書的自然總覺得對這種譯法不很滿意。但平心而論，林譯的小說，往往有他自己的風味；他對於原書的談諧風趣，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會，故他對於這種地方，往往更用氣力更見精彩！』

錢基博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（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跋於上海光華大學之西院）一書，指出林紓用古文筆法翻譯的成就：『既而鳳謙（高夢旦）主幹商務印書館編譯事，則約紓專譯歐美小說，前後一百二十三種，都一千二百萬言，其中多泰西名人著作，若却而司迭更司，若司各德，若莎士比亞，均有之，而以譯却而司迭更司為尤高。最先出者為《茶花女遺事》，致自得意。蓋中國有文章以來，未有用以長篇言情小說者，有之，自林紓《茶花女》始也。紓飭譯既熟，口述者未畢其詞，而紓以書在紙，能限一時許就千言，不竄一字，見者竟詫其速且工。然屬他文，亦坐此率易命筆矣。自以工為古文辭，雖譯西書，未嘗不繩以古人義法也。』

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，周作人在《語絲》周刊第三期署名『開明』撰《林琴南與羅振玉》一文，說：『「文學革命」以後，人人都有罵林先生的權利，但是沒有像他那樣的盡力於介紹外國文學，譯過幾本世界的名著？中國

現在連人力車夫都說英文，專門的英語家也是車載斗量，在社會上出盡了風頭——但是英國文學的傑作呢？除了林先生的幾本古文譯本以外可有些什麼！」

鄭振鐸在《小說月報》第十五卷第十一號，發表《林琴南先生》一文，最後總結他的翻譯成就說：「他以一個「古文家」動手去翻譯歐洲的小說，且稱它們的小說家為可以與太史公比肩，這確是很勇敢的很大膽的舉動。自他之後，中國文人才有以小說家自命的；自他之後才開始了翻譯世界的文學作品的風氣。……周作人先生在他的翻譯集《點滴》序上說：「我以前翻譯小說，很受林琴南的影響。」其實不僅周先生以及其他翻譯小說的人，即創作小說者也十分受林先生的影響的。小說的舊體裁，由林先生而打破，歐洲作家史各德、狄更司、華盛頓·歐文、大仲馬、小仲馬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為中國人所認識。這可說，林先生的最大功績。」

錢鍾書在《林紓的翻譯》（原載《文學研究集刊》第一冊，一九六四年六月人民文學出版社）一文，一開始便在嚴復「信、達、雅」的基礎上，進一步指出：把翻譯能起的作用（「誘」）、難於避免的毛病（「訛」）、所嚮往的最高境界（「化」），彷彿一一透示出來了。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「化」。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為另一國文字，既能不因語文的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，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，那就算得人於「化境」。他又說：「最近，偶爾翻開一本林譯小說，出於意外，它居然還沒有喪失吸引力。我不但把它看完，並且接二連三，重溫了大部分的林譯，發現許多都值得重讀，盡管漏譯誤譯隨處都是。我試找同一作品的後出的——無疑也是比較「忠實」的——譯本來讀，譬如孟德斯鳩和迭更司的小說，就覺得寧可讀原文。這是一個頗耐玩味的事實。當然，能讀原文以後，再來看錯誤的譯本，有時也不失為一種消遣。有人說，譯本愈糟糕愈有趣；我們對照著原本，看翻譯者如何異想天開，把胡猜亂測來填補理解上的空白，無中生有，指鹿為馬，簡直像一位「超現實主義」的詩人。但是，我對林紓的興味絕非想些岔子，以資笑柄談助，而林紓譯本裡不忠實或「訛」的地方也並不完全由於他的助手程度低淺、不夠理解原文。」

這便是我們推出『林譯小說』的真實目的，有興者何不讀一讀。